

# 可靠主义的普遍性难题与出路\*

方环非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厦门大学哲学系 福建厦门 361005)

郑祥福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0)11-0084-07

可靠主义 (reliabilism) 理论<sup>[1]</sup>中,“过程 (process)”至关重要,正是这样的过程使得真信念得以确证,因此也被称为过程可靠主义。然而,恰恰是过程本身成为质疑的焦点。若要论证该理论的可行性,就要解释过程的本质、形式等。无论进行怎样的描述、说明尝试,都难以给予“可靠的过程”以确定的、普遍的形式,即过程无法被普遍化,普遍性难题 (generality problem) 也由此出现。一般认为,普遍性难题是由费尔德曼 (R Feldman)、波洛克 (J Pollock) 以及戈德曼 (A. I Goldman) 等人提出的。

## 一 普遍性难题的产生

科内 (E Conee) 和费尔德曼有过类似说明。假设你的视觉正常完全,在一个晴朗的早晨,看到远处走来的老朋友 F, 这样就会形成信念  $p$  (F 从那边过来),  $p$  得以确证且你知道  $p$ 。进而,过程可靠主义就会形成判断,当且仅当导致信念  $p$  的过程可靠,且  $p$  为真,你才会知道  $p$ 。通常情况下,人们都会认为这样的过程是可靠的。倘若果真如此,那么描述中所称的过程究竟是什么? 其可靠性涉及的对象有哪些? 导致  $p$  形成的可靠过程究竟是指哪个呢? 以上描述显然有点模糊。

可以尝试做一例举或说明。比如通过对周围环境、F 的特有形象、F 的背包等对象的光线反射,出现了视觉神经事件,进而在头脑中产生神经事件,其中涉及多种复杂条件的感觉神经模拟,最终呈现信念  $p$ 。由此,这一系列事件就是导致信念  $p$  的过程,继而确证了  $p$ 。可靠主义的的确证似乎是一系列可靠的具体因果事件使然。然而,根据戈德曼的可靠主义理论,可靠性乃是某种趋势或倾向,即诸多事件中的真假比例或概率的大小。同时,可靠性概念直接应用于某个连续系统,如整个视觉、触觉等系统,或者一些可重复的过程类型,如视觉引发的信念形成过程等。在这种情况下,可靠性并不是直接运用于导致信念的特定系列的具体事件。这些连续事件中,每一个事件都只发生一次,且这些连续事件仅在那种情况下才导致信念出现,与信念内容没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过程可靠主义者在讨论知识与确证及可靠性时,是针对那种作为殊型 (token) 的特定的、因果的过程类型 (process type)。

然而,我们发现,导致具体信念内容出现的单个殊型过程 (token process) 因其具体类型不同,可靠性也各异。按照科内与费尔德曼的解释思路,上述例证中涉及视觉而引发的信念形成过程、导致了信念  $p$  的视网膜成像过程、凭借 F 所具有的个性特征而产生判断的过程、根据周围环境条件而进行分类的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 (09YJC720038),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20100470869)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知觉过程等，而殊型事件序列只是其中之一。因此，过程难题就表现为，对于导致信念  $p$  获得确证的过程类型，哪个过程才是必须可靠的？尽管形成信念的视觉过程很可靠，但运用视觉判断信念  $p$  内容的过程似乎更为可靠，正是后者让你意识到信念  $p$  的内容。即便如此， $p$  的可靠性也不是那么确定。进一步说，如果细化过程殊型，则会出现更多的可靠性差异。因此就要确定哪一过程是充分可靠的？过程可靠论者必须要面对并解决这个“普遍性难题”。

这样看来，过程可靠性的不确定带来普遍性难题的多样性。卡佩尔 (K. Kappel) 从两个角度剖析信念形成过程，即信念形成序列与信念形成方法，<sup>[2]</sup> 每一单个信念都源自某个具体序列的事件，即信念形成序列 (a belief forming sequence)。这种序列不是那种能谓之以可靠的对象，但可以认为信念形成序列关涉方法的运用，即把信念形成序列关联至特定方法，也就是部分把相应的可靠性程度归于殊型序列。

同样的视觉经验显然可用于不同的对象，甚至在不同的外界条件下，用于同一对象、目标。比如既可以观察风景，也可用来阅读、辨别事物，或者不同光线条件下来判断同一视觉对象，由此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可靠性。这就说明序列的可靠性除与信念形成方法相关联外，还与形成目标信念的命题及相应信念形成方法之有效的条件有关。在认识意义上，信念形成序列的相关可靠性就是相关方法的可靠性，当然是限定在具体的对象和条件中。戈德曼对方法之可靠有过相关论述<sup>[3]</sup>，他在评价认识活动时引入其它标准，如速度、有效性、正确率等，只是这些概念与“确证”概念本身一样模糊。

就“普遍性”来说，它似乎意味着必须要有某个确定的过程具有独立确证信念的功能。卡佩尔对普遍性难题做出如下描述，即在评价任何特定序列或信念认识上的相关可靠性中，要运用的方法、范围和条件是什么？其中方法具有更加突出个体化倾向和外在性特征。这也符合科内和费尔德曼提出的“相关过程类型的界定必须包括外在的条件”。不过他们比较悲观，认为知识论家对解决可靠主义难题的尝试都没有明显突破，最终都要走向失败<sup>[4]</sup>。

## 二 种种解决普遍性难题的路径尝试

鉴于普遍性难题因“过程”或可靠性而起，施密特 (E. Schmitt)、海勒 (M. Heller)、贝克尔 (K. Becker) 等人按照各自的思路，尝试确定相关于过程类型或殊型的内容、其具体所指及特征等，以将其对应于信念形成过程。

### 1 施密特的直觉相关性

因为普遍性难题是关于过程类型的，所以施密特提出“相关性标准”作为过程的约束条件，认为“相关过程就是认知过程”。在他看来，相关的类型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民众心理的过程类型，且同类殊型具有内在相似性，但不存在“相关性标准”的具体界定，也没有相关类型的充要条件。其原因在于，我们既会直觉到某个过程是相关的，也会考虑相关过程的直觉。于前者而言，在判断主体对某推论信念是否确证时，我们要查验主体运用的是哪个推论过程，比如是否来自于归纳实例。对于后者，在知觉信念的情形中，我们要查验是什么样的环境条件，比如晴天、雨天还是高温、寒冷，以及主体知觉的心理状态、表现乃至态度等，可能包括是否仔细、专心、反应快慢，还是分神、漫不经心……，可靠主义需要解释为什么根据这些直觉、知觉或推理信念就能得以确证或没有得以确证<sup>[5]</sup>。

尽管可以承认直觉产生“相关性”，但问题随之出现，因为按照施密特的观点，似乎可靠论者在运用“相关的过程类型”时，对于某些具体实例而言，“相关”成了某种直觉意义上的。实际上，可靠主义者运用的“相关类型”完全是技术上的意义，相当于“根据作为哲学理论的可靠主义，对确证有决定意义的那种（过程）类型”<sup>[6]</sup>。况且，施密特在评价推论信念时，认为推论模式是相关的；在评价知

觉信念时, 把环境条件和知觉者的专心程度判断为相关, 甚至还有知觉者证据的质量和数量判断。而其他细枝末节如信念形成的具体时间, 信念持有者的年龄、体型等多被认为不相关。

那么如何评价这样的相关因素? 什么东西可用来判断相关与否? 这似乎必然会有相对性。对于那些与确证有关的因素, 或许也可以说, 信念的确证是认识上无关因素的结果, 包括导致信念的认知过程殊型的持续时间、地球自转乃至光线强弱等对人产生的心理影响及该过程所消耗能量多少。这些因素能起多少的作用, 或者应该赋予多大的权重呢? 似乎需要看在什么意义上说。对于相关的具体标准, 根本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而如果试图确定所有相关要素, 也不可能实现。

尽管相关性的约束条件可以从宏观到微观, 从大到小等不同层次予以列出, 但对于普遍性难题的根本解决似乎无济于事。就像我们评价一个人时, 可以说“善良、勤奋、帅气”, 会有很多因素进入我们评价的范围, 但我们无法为这些因素赋予权重以衡量取舍, 除非处于特定的目的需要。因此, 在不同语境中, 考虑不同的评价目的, 这些因素的权重自然差别各异, 那么要求对这些因素的重要性加以准确排位就毫无道理。施密特没有回避这样的困难, 但似乎还是认为, 以相关性作为约束条件对过程可靠与否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可行, 而科内等人对此自然不会同意。

## 2 海勒的语境进路

海勒认为, 针对相关类型的普遍性程度提出要求并不合理, 他从知识的客观性出发, 认为出现普遍性难题也许是因为忽略“知识”一词使用中的语境相关性之故<sup>[7]</sup>。因此, 若能考虑对相关类型有决定意义的语境因素, 或许就能解决难题。

语境进路的解决思路可以描述为: 如果一个产生真信念的过程是可靠的, 它应该允许信念持有者将实际世界 W 与所有其他非 W 世界区别开来<sup>[8]</sup>。当然模态世界或者被笛卡尔恶魔控制的世界不在此列。在语境进路中, 如果要确定哪一个非 W 世界是相关的, 那就有赖于给定语境中的有效标准, 且只有评价者的语境才能决定这个标准, 而不是主体或者当事人的标准。

在海勒看来, 一旦我们运用“可靠的”一词, 或者尝试对其进行解释, 通常都是按照它产生真信念的趋势或倾向, 其中自然可能出现重复的情形, 那么这样的过程就不应被判断为某单一过程殊型的可靠, 而是某过程类型的可靠, 它使信念殊型成为知识。因此, 当我们考虑某信念殊型成为知识的时候, 就要确定它是否是由可靠类型的过程殊型产生。由此, 任何给定的过程殊型都是很多过程类型的殊型之一, 且那些类型的可靠性不可能完全相同<sup>[9]</sup>, 这样就出现了类型范围的宽窄差异。当且仅当类型 X 的每一实例必然是类型 Y 的实例, X 才比 Y 范围窄, 反之则不然。因此, 与某个给定殊型所属的类型相一致, 就出现对该殊型的描述。对更窄类型的描述越具体, 则对更宽类型的描述就越普遍。

我们平时使用“可靠的”这类描述词时, 通常不会有理解困难。比如可以用做某些具体类型中的殊型, 尽管这些类型会有不同可靠程度。当然不同语境中的不同使用者强调或关注的内容有差异, “可靠的”一词在知识论话语中, 同样属于语境依赖或语境敏感, 这正是语境进路中所强调的特征。不过海勒没说只在应用“可靠的”一词时才关乎语境, 他认为我们很容易把对“可靠的”一词的应用理解成诸多类型之例的过程类型。因此, 如果有人说“某个过程是可靠的”, 那么这就表明, 除了指称某个过程殊型外, 还意味着某东西为真。如果承认这一点, 那么普遍性难题的出现完全是因为对可靠主义者提出了不尽合理的要求。同时, 如果能被视做正确的普遍性程度随着语境而不同, 那么要求一个确定的选择原则同样不切实际<sup>[10]</sup>。索萨针在普遍性难题的语境主义回应, 认为相关类型就是那些能够“作为信念持有者的认识共同体而被我们有效普遍化”<sup>[11]</sup>的对象, 不过这个描述也无益于识别唯一的类型, 因为很多类型都可以被“有效普遍化”<sup>[12]</sup>。

因而, 像“导致 S 的信念 p 的过程”这样的表述, 相对于某种情境, 就可以假定存在语境决定的

类型。这对普遍性难题的解决未尝不是一种思路，并且可以尝试将两者相结合，也即海勒所主张“可靠的”一词的语境依赖与认识的语境主义观，后者指评价知识和确证的真值标准依赖于评价者的语境。

### 3 贝克尔的“求真运气”

贝克尔提出“认识的运气”，认为“求真的（veritic）运气”是最为常见的“知识排除”的类型（knowledge-precluding type）。<sup>[13]</sup>换句话说，尽管信念  $p$  为真，但或许很容易出错，即存在偶然为真的情形。那么对知识论来说，消除这种“求真的运气”或偶然性就需要相应的“条件”。贝克尔的“条件”为构建知识提供了信念与真之间的必要纽带，它既包括过程可靠论条件，通常能应用于一个以上的信念殊型，还指被应用于具体信念殊型的条件。倘若能把这些条件解释清楚，也就为解决可靠主义的普遍性难题提供了来源。

贝克尔认为，每个信念殊型都相对于很多过程类型，过程是否可靠则取决于主体如何将类型个体化或形成分离的、可区分的个体。比方说，有人形成信念是抛硬币，或者翻牌、掷骰子，或者猜拳等其他更为随机的途径。通常认为，这样的过程、方法不可靠，如果针对该类型进行更为精细的个体化描述，那么不可靠的印象就会有所弱化。如果针对某未来事件或尚未发生事件抛硬币确定最终结果，同时假定形成的这个信念为真，那么这个“过程”就始终是正确的，因此就是导向真理的、可靠的。<sup>[14]</sup>从这个意义上说，类型的个体化至关重要，必须要确定某个体化的类型。

可靠性条件该如何表达呢？贝克尔提出，如果尝试反事实化情形，这样的过程形成的信念就不能认为是可靠的。尽管应用于该信念的过程在实际世界中是导向真理的，但如果应用次数很多，或者在完全封闭的可能世界中，就不会产生多数为真的信念，就造成不可靠的结果。如果这个问题无法解决，那就无法消除任何一个排除知识的运气。

那么认识的运气对可靠主义究竟能起到什么样作用？普里查德区别了两种认识的运气。一是求真运气的信念，即当且仅当主体的信念  $p$  在实际世界  $P$  中为真，但在所有临近的可能世界中均为假，且信念的形成与真实世界中的形成方式完全相同。另一是反思性运气的信念，指某一信念是反思性运气，仅当它在实际世界中为真，但在临近的世界中为假。后者与人们通过反思性可把握手段而知道的对象一致<sup>[15]</sup>，且它是“主体通过单纯的反思就能知道的东西”<sup>[16]</sup>，当主体拥有真信念时，反思性运气就会出现。

贝克尔将此解释为真信念在临近的世界中为假，这个世界与主体仅通过反思性可把握手段而知道的内容相一致；同时，仅对于主体通过反思而获得的内容，在临近世界中为假。后一限定条件排除了大部分知觉信念，而这些知觉信念都基于反思而获得。不难看出，反对可靠主义在于它们允许反思性运气与知识成立之间的相容。

## 三 普遍性难题的外在化趋向

这样看来，可靠主义理论框架中的过程必须要满足“可靠”与“普遍”的双重要求。“可靠”成为最终目的，而普遍似乎是一个重要的路径，不过它引申出更多如“相关性”、“适当性”等概念，继而出现更加混乱的情形。

尽管可以质疑可靠主义的过程可靠性意义，但相关性分析都无法避开这一难题<sup>[17]</sup>。当威廉姆斯把外在主义看成可靠主义的代名词时，或许他没有想到是否可靠主义的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外在主义的同困境。如果在这一意义上理解，可靠主义的普遍性之难就可以扩大到外在主义，也就是认识确证的外在化进路的困境。陈嘉明认为，外在主义解决知识确证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引进一些非知识论概念，借助于它们来构建一些确证需要满足的标准与条件，如数学方面的可能性频率、真比、心理学方面的可靠性等。<sup>[18]</sup>不过他所称的困境在于某些外在主义理论形式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外在主义本身的难题。胡军

则强调,外在主义认识论作为基础主义认识论的一种形式,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传统基础主义的某种困难,但它自身也不断制造出某些自身不可克服的困难<sup>[19]</sup>,可靠主义验证了这一点。

外在主义者关注感觉和内省等形成的非推论信念,它们无须通过其他工具来实现确证,这些途径自身就是可靠的。正是这一点却招致了人们的质疑,其质疑的视角则是内在主义的直观。可靠性的概念因而成为外在主义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只是这里的可靠性是作为某种认知途径的满足条件。

当外在主义者谈论“可靠的认知过程”时,其可靠性必定是从一个理想的观察者视角来看。在这个意义上,把得到确证的信念转变为知识的那些要素就是由认知共同体共同具有的立场来确认的。如果我们希望把得到确证的信念转变为知识,那么确证就必须有一个主体间的确认要素。这个主体间的构成来自于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不同认识位置形成的差异。麦克唐纳德(C. Macdonald)认为,在主体的认识活动中,主体意向状态的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知识类型是不对称的,因为第三人称知识是基于证据而产生的结果<sup>[20]</sup>。这里的意向状态有些类同于信念状态,而证据则无疑是扩大意义的,包括了过程、方法等内容。由此,他进而提出外在主义的难题,即某些意向状态的内容是个体化地依赖于主体之外的因素,那么无证据基础的知识尽管为自我知识所排除,但外在主义仍要承认认识主体自己意向状态的知识要基于经验证据。换句话说,那些没有基于证据的信念通常就不能认为比其他基于证据的信念更为可靠。不过,第一人称权威的立场似乎表明这样的权威并非基于证据。由此出现的难题就是这种知识的非证据基础特征如何才能把知识主体置于权威的位置。

不管我们如何定位自我知识的权威性,由可靠主义难题衍生出的外在主义困境,不仅关乎证据的基础性地位,而且还关乎认识主体的不同位置而形成的认识鸿沟,继而呈现出可靠主义难题普遍的“外在化”特征。

#### 四 普遍性难题出路何如

那么,可靠主义的普遍性难题是否有出路呢?或者如何解决普遍性难题呢?就相关性约束条件来说,相关性依旧需要确定,即到底什么东西决定着过程殊型的相关类型所具有的相关性?否则过程可靠论仍存在漏洞而可能被击败。这样,就又回到了可靠性的归属问题,即可靠性的承载体是什么?是过程类型还是过程殊型?说清这一点,所谓信念的确证才更加明确。这里需要对过程类型有个确切的描述,即什么样的过程才是必须可靠的,如何找出完全对应的过程,或者如何归纳出具有相应适用性的过程及其特征,这才是可靠主义理论的完整性体现。

语境之于普遍性难题的意义该如何理解呢?或许可以说语境有助于确定过程类型必须要符合的“可靠的”标准。然而,评价者的语境并没选定每个信念形成过程的功能,而对评价者颇为重要的过程类型也可能与知识主张之真毫无关系。因此,强调语境决定性似乎没有充分的理由。在大部分典型语境中,尽管这些语境中的知识与确证有着明显的真值,但并没有语境决定的类型。

对于“求真运气”来说,在努力消除知识偶然成立的过程中,同样需要确立一些个体化或殊型的内容,不过消除或者细化特殊情形的最终目标似乎又变成对特殊的、偶然的条件普遍化,也会继续出现与语境、相关性约束条件等同样的问题。

那么,普遍性难题的解决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首先,我们的视野似乎都局限在“条件的设定”与“情形的假定”之中,即试图在限定的条件和情形中解释问题,而这些尝试必然面临普遍化的困境。科内与费尔德曼则提出普遍性难题本身的意义问题,如果真无意义,那么寻求理想的解决方案似乎也没必要。同时,如果从知识本身入手,比如知识具有的客观性,那么该难题的出现就与我们运用知识有关。海勒认为,伴随着给定的情境,知识运用中易于出现主观的内容,因此更有必要强调知识的客观

性。<sup>[21]</sup>因此,对相关类型缺乏全新的理解或赋之以新的标签,可靠主义的难题就难以解决。同样,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相关类型”或“类型相关性”的理解上,也很难找到解决的路径。这又面临两难境地。

回到语境问题上,我们似乎还是要认识到评价者的语境将决定相关度,即在其自身所处的语境中,评价者关注什么情境。相反,独立于评价者的只能是非评价性事实,即信念持有者适于什么样的认识活动。事实上,普遍性程度的恰当选择,又涉及选择被认为是相关的活动。我们对信念持有者要求越少,在评价可靠性时要考虑的类型范围就越窄,反之则越宽。对于“知道”这样的表达,就像“值得买”一样,是一个评价术语。这类术语似乎仍依赖于评价者所处的语境或情境。无论如何,语境进路似乎能够成为重要的方向,普遍性难题就是语境问题。

然而,一旦我们认可语境的意义,似乎不存在普遍性“难题”,或者说不存在针对决定每种情形下合适的普遍性程度的原则,它只是转移人们注意力的伪问题。或者如果说有问题的话,那么似乎是可靠主义者错误接受了挑战,他们要确定人们什么时候满足过程可靠性条件。从这个角度说,可靠主义的普遍性难题发生了某种转向。海勒的思路是,一般而言,对各类情形评价的某些原则性要求并不适合于那些对评价者的语境相当敏感的术语。“可靠的”一词即是如此。因此,既然可以认为普遍性难题的提出欠考虑,也许只要对其恰当理解,相关类型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根本不需要认识上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所做出的尝试,尽管没有穷尽普遍性难题哲学意义的所有解决路径,但最终似乎都不很成功。看来要么过程可靠论是失败的,要么普遍性难题没有存在的意义。或者像可靠主义其他难题一样,普遍性难题似乎只是一个难题,它所引发的很多讨论已经超出可靠主义本身所能驾驭的范围。

## 注 释

[1]可靠主义理论的流变、改良等,可参考方环非、郑祥福的“坚持传统抑或走向改良——当代可靠主义述评”,《哲学动态》,2009年第2期,及方环非、方环海的“改良的可靠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10期。

[2]K. Kappel, “A Diagnosis and Resolution to the Generality Problem”,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6, Vol. 127: pp. 525–560 pp. 527–529, p. 528

[3]在信念形成过程与信念形成方法的区分中,戈德曼认为过程具有更加基础性的地位,但方法同样不可或缺。详见 A. I. Goldman, *Epistemology and Cogn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88–95.

[4]戈德曼的早期可靠观大多从两种信念间内在关系出发,即确证的信念或与许可靠的常识类型过程产生的信念,但很快就意识到要做修正。他的常识过程类型指细致的知觉、明晰的记忆等,且都可靠,这些自身可靠的过程一定产生确证的信念。而“猜测”之类的常识信念形成过程类型并不可靠,它们产生非确证的信念。与常识类型相对的,是经过科学分类的类型,它们是指与那些进入科学定律和解释中的主张相一致的类型,只是这些科学的类型在解决普遍性难题时同样有困难。详见 E. Conee & R. Feldman, “The Generality Problem for Reliabilism”, *Philosophical Studies* 1998, Vol. 89: pp. 5–6

[5]E. Schemitt “*Knowledge and Belief*”,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1992 pp. 141–142

[6]E. Conee & R. Feldman, “The Generality Problem for Reliabilism”, *Philosophical Studies*, 1998, Vol. 89: pp. 18–24

[7][8][9][10]M. Heller “The Simpl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Generality”, *Nous* 1995, Vol. (29): pp. 501–515 p. 502, p. 504, p. 503, p. 503

[11]E. Sosa *Knowledge in Perspective: Selected Essays in Epistem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284

[12]在前文的F实例中,再假设H与你一起走,说“你知道F走过来了”。如果海勒的可靠主义解释有效,相对于H的话语语境,就一定存在着针对“导致信念p产生的过程”类型,它是某种语境能决定的。这里似乎只能通过说话者的意向来缩小所谓的类型范围。也许H因为知觉或视觉的作用会想到另一个对他来说同样熟悉的人,或者其它与之相似的对象,甚至他脑子里没有任何信念形成过程的类型。他根本说不出任何关于信念形成过程的信息,也没有理由认为他思考过这些过程。因此,根本就没有理由认为,对于“导致信念p的过程”的表述,存在这样一种由语境决定的类型,以及H对你的知识归因应以什么方式依赖于H脑中的某一种类型。

[13]K. Becker “Epistemic Luck and the Generality Problem”, *Philosophical Studies*, 2007, DOI 10.1007/s11098-007-

9122- z

- [ 14]这里相当于对确证进行强弱的划分,在不同的强弱程度上,会出现相对的确证与否的结论,亦可能就是三种情形,即确证的、不确证的和非确证的,与强弱可靠主义的细分也形成对应。
- [ 15]D. Pritchard “Virtue Epistemology and Epistemic Luck”, *Metaphilosophy*, 2003, Vol 34(1/2): pp 106- 130 p 111.
- [ 16]D. Pritchard “Moral and Epistemic Luck”, *Metaphilosophy*, 2006, Vol 37(1): pp 1- 25.
- [ 17]姑且不论其认识意义,它在一定意义已经延伸至“外在主义”。除“相关类型的标准”,即相关性标准外,还有“决定性理论”,即什么东西使得某类型而不是其他类型相关。在卡佩尔看来,并不是外在主义者不能提供相关性标准,也许不存在什么能够使得某套标准,而不是另一套标准之成为正确或适合的东西,或者也无法提出什么“对存在相关性标准”的辩护。这无疑就是“无决定观”。换句话说,不会出现什么正确的相关性标准。卡佩尔的这种“无决定观”描述了某些现象,但似乎没能从根本上对普遍性难题形成有效解释,当然也没有实现他消解这个难题的愿望。
- [ 18]陈嘉明:《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 177- 178页。
- [ 19]胡军:《知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 223页。
- [ 20]C. Macdonald “Externalism and Authoritative Self-knowledge”, in *Knowing Our Own Mind*, C. Wright, B. C. Smith, & C. Macdonald (e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27.
- [ 21]一般认为,知识主张无疑都是主观的,只是这样主观的表象不能掩盖主体与外在的直接关联。“知识”是主观的,但依赖于评价者语境的延展,因此知识又是客观的,这源于价值和利益有着不同程度的认识特性。那么,人们所拥有的哪一个才是完全客观的呢?主观的东西就是在给定的情境中,哪一个特性才是指“知识”这个词。在任何特定情形中,所指称的特性是为或者不为主体所拥有,而与评价者的任何信念、想法、希望或其他心理状态无关。这里没有否认认识的主观性,但主观主义似乎不足以解决可靠性难题。对于持有碰巧为真的信念的主体,还是有其相应的认识条件,并且表现为客观的事实。这种客观事实的获得,尽管不一定现实,但是原则上可以随同每一过程类型的可靠性程度一起,对作为其中实例的某过程殊型的类型所包含对象进行穷尽列举。整体的可靠性评定并不是语境相关的,决定主体与世界关联如何的因素并不是评价者的情形,而是主体的情形。M. Heller, *The Simpl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Generality*, *Nous*, Vol (29): (1995), p 512

(责任编辑 孔明安)

## · 简讯 ·

## 中国符号学论坛即将召开

第 11届国际符号学大会将于 2012年 10月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这标志着作为现代世界人文科学理论前沿的符号学学术活动之场地,将从百年来的西方地区扩展到东方地区的中国。为了扩大此次国际大会对中国符号学事业的积极效果,将同时举办一个较小规模的“中国符号学家和跨学科学者之间”的符号学研讨会。这一平行的(国际和本国)符号学聚会方式,是历届国际符号学大会的通例,一般均由举办国的全国学会进行相应筹划。因为中国至今尚无全国性跨学科符号学学会,遂实行此一替代方案:即建立一个“纯功能性的”、跨单位、跨行业的学术交流平台,由诸发起单位今后轮流主办。中国符号学论坛参加者在“论坛”会场将以中文发言,从而可较深入地探讨中国符号学特有的学术理论问题:中西理论关系问题和古今思想关系问题。这些时代前沿理论问题,今日是难以在中西各常规单学科内部加以充分探讨的。符号学论坛议程初步设定为如下四大片:

- A. 哲学,逻辑学,科学理论,认识论,方法论(跨学科理论与中国符号学的理论问题)
- B. 文学,史学,语言学,文献学,考古学(跨学科文史研究与中国符号学问题)
- C. 影视和其他艺术门类(美学,文艺理论和中西比较符号学问题)
- D. 传媒学术,社会学,人类学(社会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化符号学问题)

(李幼蒸供稿)